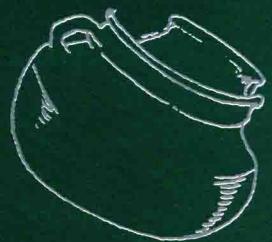


朱早——著

小古城



小
古
城

朱早——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古城 / 朱早著. — 杭州 : 杭州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65-0756-6

I. ①小…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82333号



责任编辑 钱登科

美术编辑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网址: www.hzcbs.com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165千

印 张 15.5

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65-0756-6

定 价 6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小古城是我老家。每次回去，沿着潘双大道进村，远远地就看到老杭大民宿伫立在钱家滩二组的一座小山包下。常常也能看到，小木屋前，我的高中同学朱早，正捧着本书，悠闲地半躺在圈椅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心远地自偏”吧。

我们两个都是余杭人，高中一个班，就读于临平中学。大学毕业后，各自为生计奔波，开始往来较少。到了 2000 年前后，生活都稳定下来，各自的工作事业也都有小小的成就了吧，于是吃饭喝茶就多起来了。

记得是 2003 年的春天吧，我们在世贸大堂吧喝茶。那时，他已从杭州影视频道总监任上调往杭州广播影视周报社担任总编辑。当时全国的影视报已经走过巅峰，全面滑坡。几年里，影视频道从开办之初的一无所有到广告创收每年翻番递增，调他去或

许是出于改变颓势的考虑吧。他去了之后，确实也提出过力挽颓势的创新方案，联合了长三角的十三家城市影视报，以上海和香港为基地组建大编辑部，每周做十六个国内外的影视专版作为通版，每个城市再加各自城市的地方版，通版广告委托上海 FA 公司整体运作，采用公司化经营，引进社会资本，类似于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模式。为此，他还找了朋友专门跑到香港找了这方面的杂志社，找到了专门做影视专刊的版面设计，似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我那时在城西做房产已经赚了些钱，于是表态说，只要你的改革方案能实施，我就出钱支持你，也就是出钱入股你那个影视报的经营公司。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吧，再次一起喝茶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为这个方案，上了两次集团党委会，由于各方利益牵扯，讨论来讨论去，方案都搁浅了。于是他就有了离开的想法。记得当时我对他说，你现在正是做事的年纪，这样下去，若干年后还是老方一帖，再要出来可能都没有人要你了。——当然这是玩笑话。

或许是受了我这话的刺激，他终于决定要出来了。

到了那年的夏天，他打电话给我，我们又在世贸大堂吧喝茶。他说想好了。我就对他说，你如果想自己做，我给你一笔钱搭个平台；如果不想，那就来金成吧。于是，他来了金成。这一来，就是十四个年头了。

商海翻腾，胜败无常，非竭尽全力无以制胜。可我这个老同学，往往“一心两用”，散淡的一面随处可见，闲情逸致地一直耕耘着属于他心里的那块地，没有停辍过写作，他写的散文每年在省市企业报评比及其他的评比中都有获奖。

2010年的初春，我们一起去美国游历了半个月，回来后决定做小古城项目。这是一个十二平方公里从城市回归乡村的小镇项目。他出任这个项目的总经理，想必也是缘于“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影响吧。打那时起，集团公司里基本看不到他的影子，除了工作，他的行迹就基本散见于径山脚下小古城的山水之间了。

这本散文集里，有较大的篇幅，都是在小古城的老杭大民宿里写的；有较大的篇幅，都是写关于小古城的。

我想，这也是他把这些年来有心无意随手拈来的散文，归集起来取名“小古城”的初衷吧。

我从小生活在小古城，这个有着七千年农耕文明的乡村。小古城位于径山脚下双溪旁，双溪曲曲弯弯向东流，沟通上塘河，直至横贯临平东西的塘河，又汇于运河。

有幸我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富庶而深含历史文化底蕴的余杭大地上。因着这样的缘由，我在此书的篇首为老同学作下这个注解。是为序。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1

第一辑 \ 小古城

孤独的风——	3
何陋之有——	8
径山禅修——	13
慢谷小古城——	19
村庄再造——	23
营造一种生活——	30
遵循古法——	33
四千年农夫——	39
西湖曲——	47
多少楼台烟雨中——	54

第二辑 \ 老杭大

以一种情怀来经营民宿——	61
植入、混血与烧烤——	66
东篱下——	73
老杭大——	78

第三辑\人物记

你，就站在那里——	85
飞吧，诗歌！——	90
花，开在海上——	95
华光桥边无名氏——	100
降央卓玛素描——	104
厉玲退休了——	108
两个阿嬷——	112
情深谊长——	116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120
小虎第四个冬天的一个早晨——	124
雨中军训掠影——	126
遥远的万刚——	128
一个农民在山上——	133
一碗蛋炒饭——	139
你在宜兴还好吗？——	143
两位老人——	152

第四辑 \ 随感录

到鼓浪屿看老别墅	159
登东台西台	165
解读高原上的一家旅舍	170
小镇上的图书馆	175
四十年前的排屋	181
岁月清昭陵	186
约经堂怀古	190
读书的味道	198
无奈的选择	206
心灵的港湾	209
叶坪遐想	211
阅读天空	216
在莫斯科逛阿尔巴特大街	219
知不知道	223
我与车的那些事	226
我的临平山	231
后记	236

第一輯／小古城



孤独的风

GUDU DE FENG

法华寺衰败了，门前却孤独地站立着两棵树，是二百四十余岁的银杏。树叶变成金黄色后，第一片扇形的叶子从高大笔直的顶端翩然飘落下来。这时候，有一阵风，从村的北面最高峰的顶端，顺着松树林墨绿的华盖悄然而来。

所有的植物，最先感知到了它的来临。深秋的阳光依然和煦地照耀在身上，但植物们却开始纷纷褪去所有无用的华丽装饰，赶紧把所有的养分深深地埋到身体的最底层去。白鹭加快了它们捉鱼捕虾的步伐。鹰飞到更高处，扫视着在裸露的田块上和稀疏的灌木林中飞快奔跑的野兔、田鼠。

但是，风不知道这些。它从遥远的北方来，那里天寒地冻，除了晶莹的冰和洁白的雪，其他什么也看不见。越过山巅之后，它才感到些许的疲乏，但丝毫没有止步的意思。它匆匆忙忙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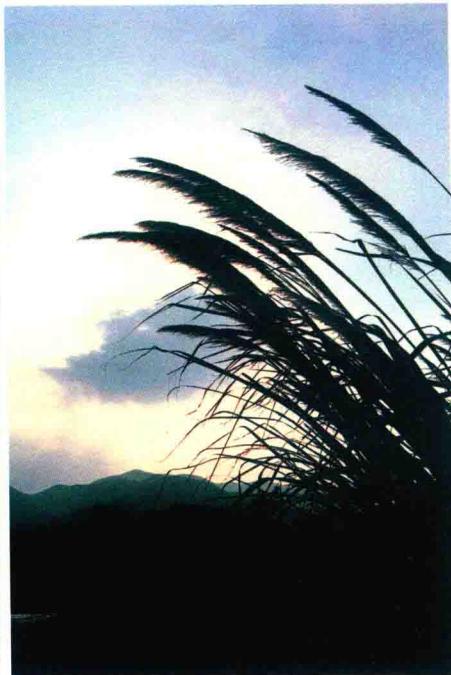


竹林间穿梭。它从来没来碰到过这种事情，无边无际如海一般，密密麻麻，磕磕绊绊，偶尔扬起的腐叶，搞得它有点灰头土脸。好不容易钻出来后，它畅快地呼吸着，在宽阔的田野上奔跑着，稻秆散发出的清香，令它无限的遐想。可是，它仍然没有停止步伐。

掠过苕溪的时间非常短，因为溪本来就不宽，它又走得急。不过溪水清冽，陡峭处激起的浪花，在斜阳的照射下，恰似无数开放的野菊。它匆匆一瞥，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

就这样，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它步履匆匆地迈进了这座城市。无数的灯刚刚亮起，像满天的繁星，又如数不清的钻石。城市很大，横跨江的两岸。它飞快地穿行着，掠过广场，穿过大街，钻进小巷，扑进写字楼，又戚戚然退出电梯，走出大堂。所到之处，人们行色匆匆，没有人在意它、感知它，因为大家都在赶路。所有的车排成了长龙，都亮着灯，导致它看不清所有人的脸。路过酒店，看到人们从座位上此起彼伏，却不知道他们都在嚷嚷着什么，由于隔着厚厚的玻璃，它也进不去。只有马路边梧桐树下烤番薯的香味，给了它些许的暖意。几个孩子边吃边叽叽喳喳地说笑，让它不紧不慢地跟了一程。

夜色更暗了，它看着人们从大饭店里出来，衣着单薄，步履踉跄，脸颊绯红，唾沫乱飞，于是一路跟着他们去了霓虹灯闪烁的娱乐场所，但看见门口是有人把守的，进不去。折回来的路上，它又跟着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走，在巷子的最深处停住后，一扇斑驳的板门把它挡在了外面。折返的时候，路上没有人了。路灯的光很清冷，在它的带动下，几片枯叶和废纸很无聊地在石板和泥土中间回旋翻滚，就像晚上的一场演出，因为没有什么观众，显得慵懒而毫不卖力。



风，爬升到了高处，俯瞰这座城市，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

它决定连夜出城。它顺着原路返回，看看记忆里有哪些温暖的地方值得它留宿。

当它再次越过苕溪的时候，发觉水流已变得非常平缓了，月光如珍珠般铺撒在水面上，仿佛一条银链，把山峦、丘陵和平原紧紧地捆在一起了。田里的秸秆烧过后还散发着缕缕青烟，和那柴灶的味道一模一样。它进了一户农家的院子，在门口停顿了一下，打盹的狗儿警觉地昂起来。它觉得很温暖，顺手在狗的头上顺毛捋了一下，而后又来到一片水塘上。此时，水里的鱼并不知冬之将至，由于白天喂食太多，它们还在跳上跳下地消化着。跳出水面的刹那，风给了它们轻轻一掌，惊得鱼儿再也不敢造次了。风，站在水塘边，伫立了好久，觉得不该这样恶作剧，叹息

了一声就走了。

再次穿过竹林的时候，它走得很慢，悠闲地在竹与竹之间绕行，带动竹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使得自己不再孤独。月光照进晃动的竹林，撒下许多碎银。当然，风不需要，所以没有去捡。

走出竹林，沿着一条细细的山道，风往山上走，它看到了那两棵二百四十余岁的银杏。树在夜色中高昂着头，就像剑，指向青黑色的苍穹，孤傲而凌然，心如止水。风在树下默默地站立了许久，似乎想到了很多。突然，它抬起头来，往法华寺的大门走去。走进法华寺，看到了那块历经一千多年仍然没有被雕琢过的太湖石。它靠着这块太湖石，很快沉沉地睡去，似乎并不再感到孤寂了。



何陋之有

HE LOU ZHI YOU

“这么简陋的一个办公室啊！”那天，一个不算是十分熟悉的朋友来小古城，临走时到办公室告别，发出这样的感叹。

其时，正是盛夏。朋友一走，在知了的叫声里，四周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一幢简单的木屋，凌空架在一片竹林的坡地上。坡的对面，种着大大小小上百亩的香樟、白玉兰、栀子花。对面的南向，一泓大湖，蓝天白云静静地倒映着。再远处，山脊拉出高高低低的曲线，或浓或淡，晴时如油画，雨时如水彩。办公室就二十多平方米，松木的墙壁，松木的桌子和椅子，连油漆也没做。走出来，扶着木栏杆远眺，看到的就这些了。

于是，从木屋下来，往树丛深处走去。

昨夜一场雨，泥路中央残留着小水坑。正午的阳光炙烤着，水汽蒸腾。接近枯竭的坑边，却已有苔藓的绿意轻轻地泛起。路